

王子安集

三

王子安集卷之九

唐龍門王勃子安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上劉右相書

蓋聞聖人以四海爲家英宰與千齡合契用能不
行而至春霆仗天地之威以息相推時雨鬱
山川之兆故有玄蛟晚集憑鶴鼎而先鳴蒼兕
晨驚運龍韜而首出竝能風騰霧躍指麾成烈

士之致蠖屈虬奔談笑坐羣卿之右未如越蒼
海棄行間排紫微謁天子於是遭不諱之主擁
非常之位龍章鳳黻照其前鏘金鳴玉疊其後
三靈叶贊超然奉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取
寰中之託君侯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遇深矣
故知陽侯息浪長鯨臥橫海之鱗風伯停機大
鵬鍛垂天之翼及其投形巨壑觸丹浦而雷奔
假勢靈飈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謂鱗翮使
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

糾紛舒卷存乎非我是以陳平昔之智士也俯
同降卒百里奚曩之達人也親爲餓隸當其背
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
自期榮稱相府西藩專虎據之圖寵冠齋壇東
向舉熊飛之策顧盼可以蕩山岳咄嗟可以降
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
知得失於虞秦之際故歿生有數審窮達者繫
於天材運相符決行藏者定於已君侯足下可
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繫

鐘鼎石之榮非有南隘北閣之援山野悖其心
迹煙霧養其神爽未嘗降身摧氣逡巡於列相
之門竊譽千時匍匐於羣公之室所以慷慨於
君侯者有氣存乎心耳實以四海兄弟齊遠契
於蕭韓千載風雲託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
桂楫拂衣於東海之東茵閣松楹高枕於北山
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利之門哉至尊以搖
河徙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聖人有作羣材
畢舉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稱臣奔走

蒼龍之闕方欲停旒金室引成康於已任闢廣
瑤林復堯舜於茲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
容貌矣抑嘗聞之丹山九仞煙峰非數簣之功
紫極千門雲臺俟萬楹之力故天下至曠神器
不可獨專天道無私玄勲有待而立書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况掌萬國
之權受一人之寵動見臧否言知利害君侯足
下何時易耶雖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恭此
小心敢進狂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靖大軍頻進

有識寒心羣黎破膽昔明王之制國也自近而
及遠先仁而後罰徵實則效存徇名則功淺是
以農疏千里僅踰重石之鄉禹截九州不敘流
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遺哉將以辨離方而
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
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
失全昌巨海橫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闢土數千
里無益神封勤兵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
馱秦洛之甿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費於是乘奸

放命者出繩纏以生威因公挾私者入閭閻而
競法雖一物失所泰階延肝食之憂而百戰方
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圖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
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稅屈於東西
威信蹇於表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爲辱天下
之責四面至矣誠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決人
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遂令回麾轉檄背青
丘而驚列障分亭巡蒼波而守昔者齊侯以力
方城爲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

况乎仗德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聳羣夷
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城
千里亦不能爲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諭一也
蓋聞星廻日運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
寥廓者歸乎靜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語曰
動之斯和綏之斯來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
影直大道起而仁義息神化周而市獄定雖復
體元立教菁災耀知遠之書順時宰物宥罪發
精微之典而况澆風易漸淳化難歸孔明耿介

於當朝子輿殷勤於易簣蓋有繇也伏見邊凶
尚梗殊恩屢發亾命山澤者日月相趨朝脫桎
梏夕還囹圄姦徒抱袂因時立僥倖之謀頑夫
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皆繇寬勝於猛人迷所
習勸沮不彰廉恥相冒亦有公卿失職恥受珪
符之任郎官有釁俯捨銅墨之榮又焉可以弘
張風流抑揚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克羈不收奔
馬之逸輕緡振網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
方洽於齊人無妄之思乃及於
將恐匡衡

管仲 靈沼於下泉矣古之善爲國者不然信
賞而必罰道德而齊禮澤配雲雨而無曲惠威
匹雷霆而絕私戮交書聳幣仗慈厚之師投金
散璧樹仁明之長故雖開衢室蓋明堂亦將四
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諭二也蓋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知發揮地利農桑啟其
業振蕩天功泉貝流其用伏覩前制屢擾事非
畫一厘市蕭然人情怪動夫補簡竝用未盡交

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啟兼并之路於是連闐掩
闐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韋帶者闔門而受其
困五方競爽務淺術以相雄百郡爭勝驅末技
而成弊田夫織婦衣食鮮終朝之給巨跽洪商
輿馬挾封君之勢蓋有繇來矣故曰國儲闕於
九載則公上無所給家廩乏於三年則妻子非
其有夫陰陽覆逆天地之常數百六運窮堯湯
所不免一旦洪泉決地大旱焦山風雨於一歲
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繁運廣役首尾於中外

查稅增徭日夕於都鄙燮陰陽者將何以處之
一夫竊議公之盛德虧矣愚謂嚴程峻法絕輕
陋之貨則奸鎔之源塞矣泐風正典重耕耘之
務則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教旨大變流俗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違公竊鑄
者具五刑之戮因時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
則賈生晁錯復流涕而言矣此君侯之未諭三
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其峻江海不讓纖流
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闢上台忘吐握之勞

月殿宵興中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天下者必
待人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未見君子憂
心如醉伏見皇明遠燭帝采遐宣張樂岱郊騰
勲社首徵廉察孝瑤壇虛不次之階署行議年
璿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於是友月
朋霞之客背青臯而至馮唐顏駟之才排紫閣
而集夫豈知終始異數涇渭同流蘿薜失圖簪
纓解體惜哉羣英霧散名侯招蔽善之嫌天下
雷同君子鮮長鳴之地而欲招絕足致真龍難

矣此君侯之未諭四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
征吉豈非順物不若招類報國不如進賢陽事
昇而雨露歸陰駕凝而風霜厲莫不觀時有記
撫氣相求窮則獨善其私達則兼善天下而利
已疵物者以自任爲身謀知進忘退者謂專榮
而得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畱陵谷好遷
乾坤忌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激揚
鳳戾之前趨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
乎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妙書不能

文也伏願闢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
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
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變出蓬戶而拜青
墀附景搏風捨臺衣而見絳闕幸甚斯不爲難
矣庶幾乎麀卵不棄終感玄枵之精駿骨時收
或致飛黃之錫書生王勃歿罪歿罪再拜

有疑解直之出等主王清處果及累再代
失盡數手與眼不棄選取定計之隨知骨體
與樹益喜居外遠天而具斜欄幸日旗不為
越帝王之降堅然外然其像要出動而而
國主外降降用論帝聖大篇寸合之屏定
之此為國國東國開生空帝之以土齊降之以